

038 寒人的Oo-too-bái (機車) //鄭芳芳 (04/07thk改寫)

寒--人又閣 (koh) 落雨，實在予人擋袂牢 (tòng bē tiâu) 。這波寒流ê 上低溫會降到10度，而且逐 (ták) 工落這款 sap-sap仔雨，又閣澹 (tâm) 、又閣冷，尤其是騎Oo-too-bái 的時陣，毋是酷刑 (khok-hîng) 是啥？

五點外，tsit-má當是上窰 (that) 車的時段，tng 著這款天氣，真歹騎車。我目鏡仁予雨滴kah霧霧霧，羅斯福路又閣無平，Oo-too-bái 頓 (tng) 啊頓，公車、機車、計程車、自用--的，nng來nng去，窰幾個青紅燈，攏已經騎20分鐘--矣，騎kah我性地強欲 (beh) 夯--起來。

E-î，頭前這個路口拄變青燈，愛催較緊--咧矣！…a…！好佳哉，隨扭 (giú) --轉 (tng) 來！有夠煩，又閣 (koh) 予人khê--著，唬！就是這個送報紙--的，e-î……騎去頭前去矣，噯!!…隨在伊去，橫直車揸 (kheh) 就會按呢，逐 (ták) 个攏想欲騎緊，也無按怎，煞煞--去啦。Hennh，伊竟然佇 (tī) 頭前停--落來，無，是欲理論siooh？啊好--啊！共 (kā) 我khê--著閣想欲理論，好--啊，就來試看覓 (māi) 啊！

伊佇 (tī) 頭前捷運工程邊停--落來。伊騎--的是愛拍速的彼款Oo-too-bái，黃色的報紙袋仔掛佇車的後壁，穿烏色的雨幔 (mua)，戴白色、半頂 ká-ná戛仔 (khat-á) 的安全帽仔，遮 (tsia) 个色水的對照佇這款落雨天，實在不止仔

明顯。

我嘛慢--落來停佇伊的邊--仔，伊越頭過--來，40外歲人，我看著伊烏框的目鏡俗 (kap) 面攏佻我仝款，予雨滴kah澹澹澹。伊講：「有按怎--無？」「無。」我共 (kā) 伊堪 (tīm) 一下頭，伊講：「無--就好！」伊的聲音沉沉，自頭到尾嘛無啥乜 (mih) 表情，講煞，催一下油門，就騎走--矣。我用手共喙邊huê--一下，雨猶是一直滴--落來。我咧想，伊雖然無啥乜表情，毋閣，煞予我感覺伊的口氣有一份關心佇內底，大概是親像一寡袂啥會曉表達，歹勢歹勢的台灣人啦。(約 500字)

明知影一杯閣 (koh) 一杯的茶米茶是預訂一个失眠暗暝的入門票，我嘛是先淋 (lim) 才閣講。

無毋著 (m-tiòh)，已經是恬啁啁的半暝，愛暎神誠實無欲 (beh) 來相 tshuē。二、三十年來藏佇 (tī) 心肝底彼層代誌，予外口摻我仝 (kāng) 款暎袂 (bē) 去的彼隻狗仔 (kap) 貓吵一下，佇頭殼內底浮浮沉沉。彼隻貓狗仔，佇巷仔底冤起來，大聲細聲。我想，兩個 kám 是支持無仝款的政黨，無、哪會冤 kah 遐 (hiah) 呢雄 kài-x？

會去想著彼層事志，愛對今仔曰去虎尾講起，去到許居士兜，誠好禮講：「內面坐，免褪 (thng) 鞋！」去到沈老師兜，嘛是閣 (koh) 聽著：「免褪！免褪！…」，這句話，我捌 (bat) 佻呢仔數想有人對我按呢講--咧！

佇我國小四年的歇熱，阿爸對台北轉 (tng) 來庄跤 (kha)，講欲將阮規家伙仔徙 (suá) 去台北 tuà，我聽著一直哭，因為我毋甘離開庄跤。雖然叔伯阿嫂共 (kā) 台北講 kah ká-ná 天堂 hiah 好耍 (sng)，閣講阮厝兩個阿姊佻一个阿兄，早就去佇台北食頭路矣。開學了我若閣去 tuà 學校，厝裡賸 (tshun) 阿母佻小妹小弟三个人，一家伙仔散幾若位嘛毋是辦法，大人講的是有道理，毋閣我嘛是一直哭，尾--仔阿爸受氣--矣，伊講：「你本底就 tuà 校舍，亦無啥差啊！」

我想講當然嘛是有差，佇學校想厝的時陣，去想著一个生份的所在——「台北」，台北是 hiah 呢生疏，無一屑屑仔的感情，大人是袂 (bē) 了解阮小小年紀的心情！佇我開學離開故鄉「柳樹滿」去學校彼一工開始，故鄉嘛行入我的夢中，當我心情鬱悴，攞會想著故鄉的形影，想著故鄉的柳樹、花草，想著遐 (hia) 的人，遐的一切！

第一擺佇台北過年，無影像阿嫂所講的 hiah 好耍 (sng)，台北的出外人攞轉 (tng) 去故鄉過年--矣！平常時仔鬧熱滾滾的台北城，這個時陣煞冷冷清清，顛倒比阮庄跤所在過年時閣較無鬧熱！

初一彼工，阿爸欲去

頭家遐拜年，tshuā 我同齊去，欲予我去見識都市的光景，阿爸騎一台舊鐵馬，後座誠闊會當載貨，我坐佇後座，對 (uì) 租厝的石牌仔騎到阿爸做空課的士林，路--裡阿爸誠謹慎攢一盒餅做伴手。無佻久，阿爸鐵馬停佇一座大花園的面頭前，對大門看--入去，花園佔地誠闊，凡勢有阮學校遐爾闊，莫怪需要倩 (tshiann) 阿爸規年迴天整理花園。遮 (tsiah) 爾大的花園，平常時仔阿爸的工課一定是袂 (bē) 少的！（約 750 字）

053 有月娘的暗暝，足好 //王宗傑 (04/07thk 改寫)

我相信佇(tī) 每一个人大漢的過程中，攏對月娘，有足好、足歡喜的感覺，雖然有人已經變成「大人」，離開彼種「若看見月娘，心肝就歡喜」的日子已經真遠、真遠；但是我相信：只要保持「囡仔心」，無論你 tuà 庄跤 (kha)、tuà 都市，便是見著月娘，心肝頭自然會有一種歡喜，一種淡薄仔的歡喜。

我有聽過一條囡仔歌，歌詞按呢講：

月娘光光	照阮小小的窗仔門
月娘光光	照阮孤單的小眠床
月娘光光	照阮心內的小田園
月娘啊月娘	暗暝遮 (tsiah) 呢長
請你陪伴阮	恬恬 (tiām-x) 到天光

這 (tse) 聽起來只是一條囡仔歌 niā-niā，歌詞足簡單，予足濟「大人」聽--起來，可能會認為足幼稚，有臭奶呆味，是無實在的囡仔話。毋閣 (koh)，對囡仔的心靈來講，我感覺這是足實在，足有意義的一首歌詩，因為伊講出所有囡仔人的心聲，伊用永遠的月娘安慰所有小小孤單的性命。

我想：佇大人統治的世界，阮囡仔人是永遠的弱者。囡仔佇學校所讀的一切，所行的路，攏是大人安排的；囡仔若是無照大人所定的規矩去做，就會予人講「無乖」，做囡仔人佇「立法院」亦無發言權，只有看見一堆「大人」，逐

(tāk) 日 tuà 電視內底惡來惡去，冤家量債。這款大人 kám 有可能真正會替囡仔講話？這款大人統治的社會，kám 有真正幫助阮囡仔人大漢的教育？阮做囡仔人，當然只有共(kā) 所有的「疲勞」，投予天頂的月娘聽；天公伯仔嘛是叫月娘用伊的溫柔來安慰所有囡仔的心肝。

這款的歌，充滿對囡仔的疼，予阮感覺：有月娘的暗暝確實足好。

會記得有一冬八月十五，阮全家轉 (tng) 去庄跤，恰 (kap) 阿公阿媽做伙過中秋節，一家人搬椅頭仔坐 tiàm 門口埕，食中秋餅，擘 (peh) 文旦，嚙 (khè/gè) 甘蔗。暗風微微仔吹，蟲聲一陣一陣，月娘圓圓，星光閃爍 (sih)。佇都市出世、大漢的我，心內雄雄有一種大歡喜，我偷偷仔想：這 kám 毋是上好的音樂廳？有上自然的冷氣，有上美妙的舞台，有上好聽的演奏會，亦有上好的燈光。

阿公阿媽的庄跤，星是有感情的；庄跤的門口埕，月娘是有疼心、有人性的。

「囡仔人，愛有禮貌，毋通用指頭仔烏白指月娘，若無，月娘會受氣，會共人割耳。」這是細漢的時，阿媽講予阮聽的，阮半信半疑，足想欲試看覓 (māi)。有一暝，佇眠床頭看見窗仔外，有月娘來探我；我想起阿媽的話，就共指頭仔藏 tuà 被內，偷偷共伊指一下。毋閣到現在，我的耳仔，若像無按怎。(約 780 字)